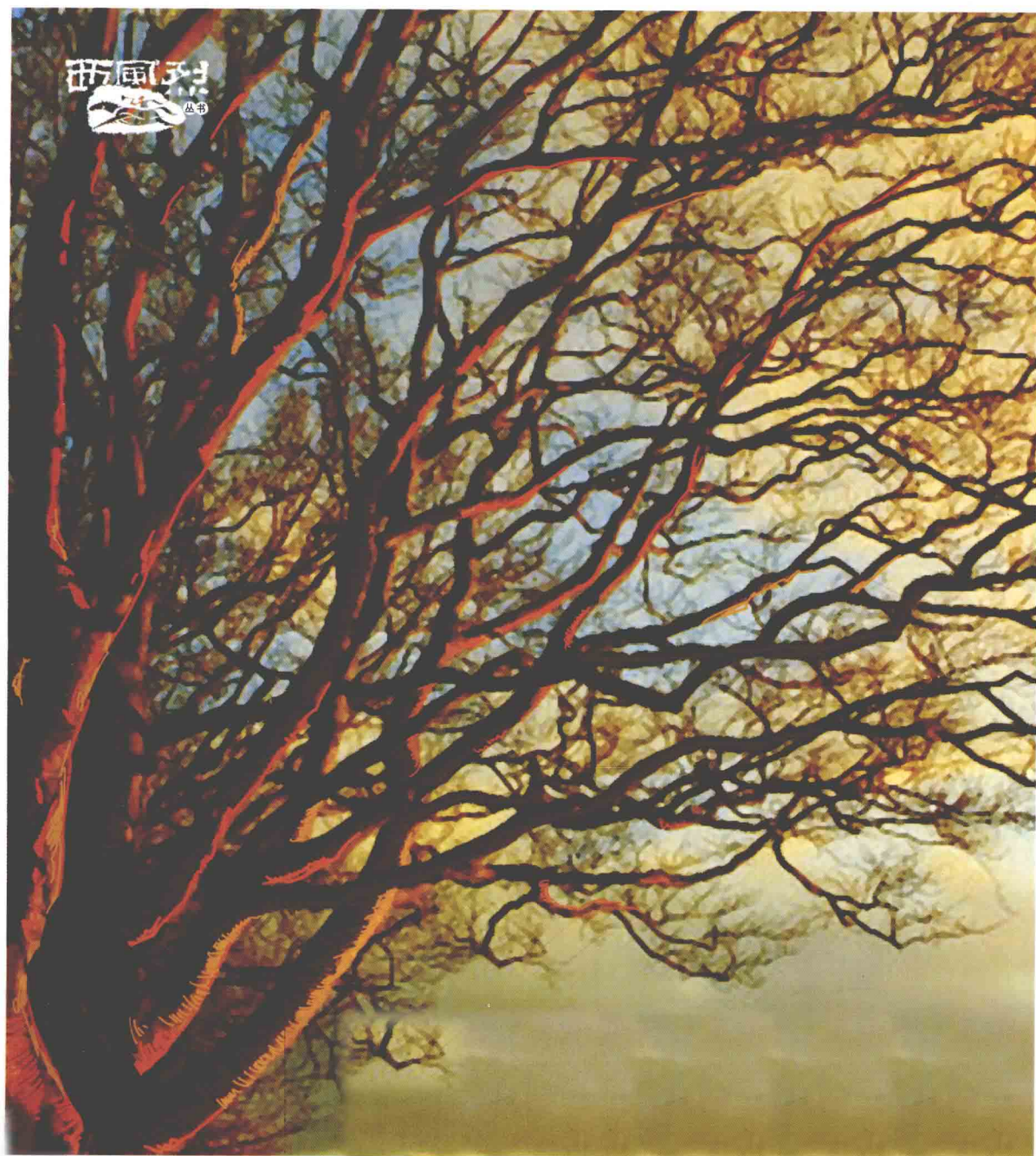


西風集  
丛书



# 大学, 大学

雪岩 著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 大学 / 雪岩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80680-937-2

I. ①大… II. ①雪…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40388号

---

## 大学, 大学

---

作 者	雪 岩
责任编辑	韩栗虹 党静媛
整体设计	金丽达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207千字
印 张	12.62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680-937-2
定 价	22.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烈丛书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平凹



#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

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轻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古都大学下午六点下班，人事处长张兴宇八点才回到家。妻子陶红正腰系围裙洗衣服，见他回来甩甩手上的水珠，在围裙上擦了擦走过来，接了兴宇脱下的外衣挂在衣架上，埋怨说：“当了个小小芝麻官，整天忙得穷加班，还要命不要啦？”兴宇一脸倦意，望着妻子苦涩地笑了笑，嘴巴抽动了几下没说出话来。陶红进了厨房打开天然气灶烧开水。兴宇爱吃的红萝卜丁肉臊子早已做好，就等着他回来下面了。

陶红取出甩干的几件衣服晾在阳台上，又去收拾洗衣机。兴宇见陶红忙来忙去，面带愧色地说：“你去做饭，我来收拾洗衣机。”陶红把他推坐在沙发上，轻轻地拍打着落在他肩膀后背上的头皮屑，疼爱地说：“自从当了人事处长，钱没多挣一分，一头黑发倒是脱得没剩几根了，人也瘦了一圈，图个啥？”兴宇叹了一口气说：“老喽，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累上一天，回家后简直就成了一摊烂泥，动都不想动了。”陶红撇撇嘴说：“一个破人事分配方案，折腾了大半年还出不来，太难产了。”兴宇说：“方案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改革力度又大，岗位津贴高低之间相差十多倍，弄不好要翻船的。”陶红不屑地说：“天塌下来有书记校长顶着，你急什么？看那一嘴燎泡！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事情都搞颠倒了。”兴宇摇了摇头说：“皇上可以不急，可太监不能不急，稍有不慎，出了纰漏，挨板子的只能是太监，皇上哪有错的时候。”陶红说：“你们这些人啊，活得太累了。”兴宇说：“这有什么办法，人事处长本来就是个劳神费心的苦差事。在外人看来，大权在握，风光神气得很，可其中的甘苦，有谁知道？”

陶红煮好面条，给兴宇端来一大碗。兴宇饿急了，吃得狼吞虎咽，吸溜吸溜的响声怪馋人的。陶红端坐在兴宇对面，脸上堆满了幸福的微笑。她像观赏自家鱼缸里五颜六色游来游去争抢食物的宝贝鱼儿那样观赏着丈夫的吃相，能给心爱的人带来口福是她的一大乐事。兴宇不爱吃机器压的面条，就爱吃她擀的面。在兴宇看来，宴席上的山珍海味也比不上妻子做的这碗臊子面。有时他陪人吃罢宴





席回到家，还让陶红给他擀碗面吃。陶红就挖苦他，说他天生一副穷命，做不了大官。

陶红看着吃出一头汗水的丈夫，突然又想起了长相吃相酷似丈夫的儿子。儿子凡凡也爱吃她擀的面条，每次都能吃一大海碗，也是吃得吧嘴咂舌连连喊香，让陶红看着就舒心。凡凡从小听话，爱学习，去年考了个全省文科状元，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了。陶红问：“凡凡到了学校，不知能不能吃上手工面？”兴宇抬起头，擦了把汗说：“北大的学生灶，啥吃的都有，饿不着你的宝贝儿子。”一提起儿子，陶红的眼中就湿润了。这孩子从小没出过门，一人在外，不知能不能照顾好自己。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不由人啊！

吃罢饭，兴宇站起来要去洗碗筷，被陶红夺下了：“一边儿歇着去，看那眼睛，尽是血丝丝，三天没睡似的。”

洗罢碗筷，陶红说出去散散步，放松放松。兴宇有些累，本不想去，但又不愿败妻子的兴，就说：“那我就陪你走走。”陶红闪动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娇嗔地捏扯住兴宇的耳朵说：“是我陪你还是你陪我？别把事情弄颠倒了。”兴宇歪了头求饶道：“好好好，是你陪我，夫人的一片美意我领了。”陶红咯咯地笑了起来，活泼得像是热恋中的纯情少女。兴宇顺势搂住陶红，在她白皙细腻的脸蛋上亲了亲。

这是一对恩爱夫妻。兴宇比陶红大三岁，也高三届。兴宇大学毕业后留在理学院搞学生工作，他爱钻研又肯下工夫，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十几篇关于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在古大小有名气。应校团委之邀，他给全校八百名学生干部在大礼堂作了一场题为“学生干部应具备的素质”的报告。他为这场报告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激情飞扬，引经据典，讲得既紧扣学生实际，又妙趣横生，礼堂里掌声不断。兴宇的才学和风度深深打动了坐在第一排全神贯注听报告的历史学院学生会主席陶红的心。演讲结束后，陶红以请教学生工作为由，主动找到兴宇的办公室请教经验。

找对象早已挑花了眼睛的张兴宇一见陶红，心中怦然一动：天呀，这不正是自己苦苦寻觅着的理想中的女神吗！他的脑海中迅速闪现出宋代词人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没错，就是她了！机不可失，兴宇抓住时机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充分展露了他的学识与才华。陶红听得如痴如醉，佩服得五体投地。很快，两人就坠入了爱河。临近毕业时，兴宇四处求人使陶红如愿以偿地留在了历史学院做教师。

兴宇和陶红都是农家子弟，家庭负担重，婚后两人的工资几乎有一半周济了双方父母，所以两人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好在陶红勤快手巧，三口之家的伙食花费虽然不多，却可以调剂得花样百出。在筒子楼里，陶红成了有名的巧媳妇。陶红爱唱歌，歌也唱得好，兴宇又会拉胡琴，只有十四平方米的宿舍里，经常会

传出优美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两人的小日子过得很有情调。在古大，他俩是一对出了名的恩爱夫妻。现在，陶红已是历史学院的副教授，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就在家看书备课，著书立说。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家务活也几乎由她一人承包。她常和兴宇开玩笑说：“你牛得很，当了个小小的七品芝麻官，家里还雇了个不付一分工钱的教授保姆。”兴宇就乐得仰头哈哈一笑说：“这没办法，谁让你自投罗网来呢……”

出了家属院，陶红小鸟依人地挽起兴宇的胳膊，顺着校园外的那条林荫大道悠闲地散着步。陶红今天兴致很高，绘声绘色地给兴宇讲着她正在写的《唐玄宗评传》一书中的一些精彩片段，讲到得意之处，不禁眉飞色舞起来，仿佛自己也已置身于大唐盛世。这部专著耗去了她整整五个春秋，是专门用来敲开教授之门的，要力争赶在年底评职称前出版。

兴宇听着听着思想就开起了小差，又思谋起了人事分配方案。陶红见状失了谈兴，问：“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兴宇叹了一口气说：“分配方案修改了十几稿，迟迟定不下来，病根就在书记、校长身上。路书记主张岗位津贴要拉大差距，全面推行聘任制，形成竞争态势，打破学校死气沉沉的局面，争取能成为全省高校系统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一面旗帜。而杨校长反复强调差距不能太大，要充分考虑大多数教职工的接受能力，改革要稳步推进，不能盲目冒进。当然，这是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深层次的原因是，杨校长根本就不赞成搞聘任制，认为那是路安邦赶时髦出风头想捞取政治资本。什么聘任制？还不是把猫叫了个咪，与原来没什么实质的变化，只不过是玩玩文字游戏罢了。两人有分歧，又不当面沟通，轮着把我叫去下指示，我是左不得右不得，每天小心翼翼地两人在两人之间踩钢丝。唉，真能把人难死。”陶红不以为然地说：“其实没那么严重，无欲则刚，把官位看淡一些，一切顺其自然就行了。有了这样的心态，就能活得轻松了。”兴宇摇摇头说：“一旦坐在了人事处长这把椅子上，就成了过河的卒子，只能进不能退了。我是被逼上梁山了。”陶红说：“许多紧箍咒都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万一在机关混不下去了，党委好赖也得给你安排个正处岗位，又不少你一分一厘。”兴宇说：“钱是不少，可人还有个面子。现在机关的一个副处长被安排去学院当书记，本来是提拔了，可人们还议论纷纷，认为是被贬谪了，弄得那个干部灰溜溜的，像犯了错误似的。”陶红说：“好多事情就坏在面子虚荣上，这是中国人的通病。”兴宇说：“路安邦这几年和刚当书记那几年明显不同了，越来越听不进不同意见。我真担心，这样长期下去，他会吃亏的。现在正直的干部都沉默了，不愿说真话，这是古大的悲哀。”陶红习惯性地向后捋了捋波浪长发说：“依我看，只要路安邦在位上，你就别指望上去。”兴宇侧过脸问：“有那么严重？”陶红很有城府地说：“原因很简单，你俩是同班同学，在外人看来，似乎你能沾些光，他会提携重用你，但其实恰恰相反：一是他用你这个老同学总会有些不方便的地方；二是你为



人耿直，眼里容不下一粒沙子，凡事又有自己的主见，讲个认真，哪个当官的愿意有个这样的下属？所以，上不了台阶，还不如早早主动远离是非之地。躲避是生存的一种策略，甚至是一种境界。”兴宇由衷地赞道：“你不愧是研究历史的教授，分析得没错，也看得更深远。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还不想贸然走这一步棋。”

说话间就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是他俩散步的终点。从家属院到这里刚好二十分钟，来回四十分钟的散步聊天，使两人的身心都得到了彻底的放松。即使有天大的难处，只要相互一倾诉，心中就会顿觉开朗轻松，这已成了他俩的一种精神享受。当然，也有一些新潮派觉得兴宇有些迂腐，嘲讽他不能与时俱进。时下讲究的是握住情人的手，重新回到十八九，哪有天天晚上陪着老婆散步的？兴宇只是淡淡一笑，不予理睬。清油调苦菜，各人取心爱。各人有各人的活法嘛！

原路返回时不再是悠闲的散步，而是变成了匆匆的赶路。兴宇不停地催陶红，他晚上还要修改一遍汇报提纲，明天上午要向常委会汇报征求群众意见的情况。这次汇报，他是冒着风险的。党委书记路安邦看过座谈会记录后很恼火，明确指示：“那些过激的刺耳的意见就不要往会上端了。改革到了这个份儿上，领导层的决心不能再动摇了。”

他思谋了几天，觉得路安邦的指示欠妥。领导听听不同意见，对决策有百利而无一害。再说，作为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如实向常委会反映教职工的意见，是最起码的做人准则，报喜不报忧是势利小人惯用的伎俩，我张兴宇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怎么能干这种勾当！另外，万一由于自己没有如实向常委会反映教职工的意见，造成决策失误，引起全校动荡，到时追究起责任来，挨板子的只能是我张兴宇。到那时，你路安邦绝不会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我才不做那无辜的替罪羊！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兴宇决定还是如实进行汇报。犯上就犯上吧，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常委会上午八时在办公楼第一会议室召开。办公楼有五个会议室，第一会议室的档次最高，地上铺了红地毯，四周放了一圈枣红色牛皮沙发；茶几是实木的，四边雕着花，样子别致新颖，做工精细考究；靠窗户的一个拐角处趺放着一台乳白色的柜式空调，另一个拐角处放了一台雕有龙凤图案的落地钟；墙壁正中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镶了四个大字：实事求是。这几个字是请省内一位著

名书法家写的，遒劲有力，很有风骨，为会议室增色不少。

常委们端着水杯陆续进来了。常委们的水杯也是与时俱进，从保温杯、磁化杯、不锈钢杯、透明杯一路时兴下来。虽然只是个小水杯，但它却是一个人走红与失势的晴雨表。能按社会时尚及时端上别人恭敬的流行杯，就说明你还吃得开，还有人惦记着你。常委们进来后看似随便地坐了一个位置，其实，谁坐哪里都是有定数的。朝着门的那个显眼的三人座沙发，自然是一把手路安邦书记的。路安邦刚当书记那阵子，坐在这个位子上心虚火燎，经常是只有半个屁股坐在沙发沿上，腰杆还挺得直直的，一副小心谨慎、勤政谦恭的样子，说话的底气也不很足。这几年逐步重用了一些自己的心腹，地位慢慢得到了巩固。现在，他坐在这个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头靠在沙发背上，与常委们交谈时，只转动脑袋，不动身子，满脸的微笑，透出一种自信。

人到齐后会议就开始了。先由人事处长张兴宇汇报情况。兴宇做了充分的准备，把教职工的意见归纳成十类四十二条，逐一进行了汇报。其中有些意见很尖锐，如有的教师提出，教师竞争上岗，粥少僧多，势必会引发教师斗教师，制造矛盾，这种方式不可取。有的教师提出，现在的领导德能平平，凭什么拿这么高的津贴？是地地道道的以权谋私。年轻教师干部普遍认为岗位津贴差距太大，关键岗与一般岗之间相差了十多倍，这样的改革，方向有问题，把群众的利益放在了什么位置？有二十几名教授联名给人事处写了一封信，他们担心这个方案实施后，有些教授会因为上不到关键岗失了面子，一气之下要调走，会造成教师队伍不稳等等。兴宇汇报时瞟了路安邦一眼，见路安邦眉头紧锁，一脸严肃。

兴宇汇报完后，路安邦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坐直身子，扫了大家一眼，和蔼可亲地微笑着说：“兴宇的工作做得很细致，这一段也很辛苦，收集了方方面面的不少意见，这对我们正确决策是有好处的。现在大家发表一下意见。”

新烫了波浪发式戴着深度近视镜、看上去端庄漂亮的女校长杨玉凤很文雅地呷了一小口茶水，首先发言了：“听了兴宇的汇报，我感到很震惊！教职工对分配方案有这么大的意见，这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看来，我们还不能操之过急。昨天我在路上碰见几位退下来的老领导，他们的意见更尖锐，说咱们这是打着改革的幌子谋取私利，背离了党的宗旨；说他们当了几十年领导，没多拿国家一分钱，真正是为人民服务。他们让我把意见带到会上，如果党委通过了这个改革方案，他们要向省委甚至中央反映。”

常委们这下耐不住性子了，七嘴八舌地声讨起老干部：现在学校里最不安定的因素就是离退休人员，特别是离休的老干部，在位时大会小会上作报告教导人，觉悟一个个都高到天上去了；一旦从位子上退下来，马上变得觉悟比老百姓还要低，带头争待遇告黑状，唯恐学校不乱，就连学校买辆小轿车也要说三道四，难道还让校领导买回几匹马骑着去省里开会？岂有此理！



路安邦这几年修成了正果，他一直面带微笑听大家议论，一言未发。那微笑那神气，是豁达自信、大权在握者独有的风范。老干部是他最头疼最不敢得罪的。老同志都这把年纪了，一点儿顾虑也没有，又有的是时间，隔三差五的给省领导写封信，就能让你屁股下坐不稳，弄不好还会翻船的。对待老干部，要像对待小娃娃那样，要耐心地哄，不能硬来。

声讨完老干部，会议一时陷入了冷场。路安邦看了一眼西装革履的宋志达，宋志达有意低下头看笔记，不与路安邦的目光接火。其他常委也看宋志达。常委会上发言的顺序一般也是有定数的。宋志达目前在常委中排在第三位，应该轮到他发言了。宋志达在心中反复斟酌了用词后才抬起头来，扫了大家一眼，慢条斯理地说：“我谈点不成熟的意见。教职工对改革方案提了不少意见，这足以说明教职工是关心改革的，要高度重视教职工的意见。对那些有建设性的意见，我们要尽可能地吸收进来。当然，也绝不能因为教职工提了尖锐的意见就畏缩不前。改革既然是一场革命，就必然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要让所有人都满意，那是不可能的。”

路安邦听着宋志达的发言，心想，这小伙子年龄不大，倒比狐狸还狡猾。如果方案实施后风平浪静，取得成功，自然有他的一份功劳，因为他是这个改革方案的支持者和决策者；如果方案实施后引起大的波动，甚至造成了混乱，他就会理直气壮地站出来大加指责：当初我在常委会上就提醒过，要尽可能地吸收教职工的意见，你们把我的话当了耳旁风，把教职工的意见抛在了另一边，严重脱离了群众，才导致这样的后果。好一个常胜将军，你精能得过头了！

穿着旧西服、脸膛儿黝黑、班子中年龄最大的周明仁副校长干咳了一声说：“我建议，把副校级和正处级之间的津贴差距缩小一些。就拿我分管的后勤系统来说，大量繁杂的具体工作是处长们干的，他们处在第一线，一年四季很少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比我辛苦。我比他们多拿一万多津贴，心里不安啊！”

接下来会议又冷场了。纪委钟明书记、管教学的章文彦副校长、组织部雷鸣部长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书记、校长的意见不一致，他们不好表态。

路安邦一直像弥勒佛一样微笑着，他看似随意实则不失时机地引导了话题。他坐直身子哈哈一笑说：“咱们的思想就是落伍了，现在有些观念新得没边没沿，让人没法接受。前天我陪科技厅的刘厅长吃饭，饭桌上听了一个段子，说现在的男人有三件幸事，你们猜是哪三件？”会议的气氛一下活跃起来了，常委们七嘴八舌地猜起来。杨玉凤抿嘴一笑说：“现在的酒桌上哪有哪个好段子，除了黄的，还是黄的，都是那些无聊文人酒足饭饱后胡编出来作践女同胞们的。”雷鸣说：“男人的幸事，无非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青云得志时。”宋志达眯了眼说：“部长同志，你这一套老掉牙了。”路安邦摆摆手说：“你们猜不中吧？其实只有七个字：当官发财死老婆。没想到吧？我那天也感到很惊讶。中年丧妻一直被看做是

人生的一大悲剧，怎么就成了幸事呢？刘厅长的秘书小贺说明了其中的奥妙。他说，现在有些人当了官贪了财，又有了小情人，一心想和老婆离婚，又怕政治影响不好，在进退两难之际，老婆死了，这不是天赐的喜事吗？”

章文彦副校长说：“老夫少妻，的确已成了一种时尚。我的一位老同学，快六十岁了，老伴死了才两个月，就找了个年轻夫人，还不到三十岁，比他的女儿还要小几岁。我那同学自从娶了年轻夫人，整个人都重新焕发了青春，活得越来越精神了……”

路安邦看火候差不多了，就敲了几下茶几，微笑的脸上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咱们言归正传。大家刚才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对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担心和顾虑，都是从学校大局出发的。我和大家一样，心里也没底，思来想去犹豫了很长时间，迟迟拿不定主意。但形势已经把我们逼到了死胡同，我们周围的几所名校，财大气粗，改革的力度很大，我们即使实施了这个方案，教授的收入也仅仅是人家的一半。如果我们再议而不决，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路安邦扫了大家一眼，提高了嗓门，“危险哪同志们！如果在我们这届班子手中，骨干教师让人家挖空，我们将会成为千古罪人！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无法向古大的教职工交代！当然，完全可以预料到推行这项改革将会遇到各种阻力，甚至会出现一时的混乱。差距可以产生动力，同时也必然会带来心理上的不平衡，不平衡就会带来不稳定，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因噎废食，不能为了平衡而搞平均主义，继续吃大锅饭，把有限的一点财力撒了胡椒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地稳定骨干队伍，尽可能地减少人才流失。向骨干教师倾斜的方向没有错，至于倾斜的幅度掌握在什么范围内合适，这需要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摸索，不断调整。”他又扫了大家一眼，有力地挥了一下胳膊，“我的意见是不能再犹豫了，必须尽快实施这个方案。”

路安邦发言时，校长杨玉凤在头脑中闪电般地进行了一番分析、比较、判断、决策。路安邦的主意已定，看来要阻止方案的实施是不太可能了；既然阻止不了，索性就来个顺水推舟，把你路安邦推到古大的火釜上，让改革的熊熊烈焰把你烤得焦头烂额，哭都流不出眼泪来。她心里想的和脸上表现出来的恰恰相反，她很诚恳地说：“我完全同意路安邦同志的意见。咱们今年有两件大事，都关系到古大的前途命运，一是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一是申报博士点。安邦，你给咱抓全盘抓改革，我给咱重点跑博士点。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嘛！”

常委们面面相觑，笑得意味深长。

路安邦心里想，你个大滑头，一下子就把得罪人的棘手事推得一干二净。也好，正中下怀，我还不想让你插手呢。路安邦的内心世界被脸上淡淡的微笑掩盖得丝毫不露，他豁达地点点头风趣地说：“这样也好，咱们就兵分两路，齐头并进吧！”



书记、校长的意见一致了，会议的决议也就形成了。令兴宇百思不解的是，校长杨玉凤的态度，简直就像六月的天气小娃娃的脸，说变就变了。女人啊，太让人难以捉摸了。

兴宇走出会议室时，脚下莫名其妙地绊了一下，险些摔倒。他脸色煞白，一种不祥之兆袭上心头。

路安邦回到办公室关了门，在里面踱着步，一支接一支抽了四支烟，扔掉最后一支烟蒂后坐回桌旁，拿起铅笔在一张稿纸上飞快地写下杨玉凤、张兴宇六个字，又在张兴宇的名字上画了个“×”。由于用力过猛，铅笔头“砰”地一声断了。他愣愣地思谋了几分钟，就将这张纸揉成团扔进了废纸篓。

电话铃响了，路安邦不耐烦地拿起听筒：“喂，哪位？”

“我是白雪，有件事想和你当面说说，行吗？”

路安邦的心跳加快了，握着听筒的手微微颤抖起来，头脑中迅速权衡一番后问：“什么时间？”

“现在行吗？”白雪的声音有点颤抖，几乎是在乞求他了。

路安邦随口撒了个谎：“我正在开会，你给我留个联系电话，我再约你。”

白雪说了个手机号。路安邦挂了电话后，重新点了一支烟，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路安邦是个农民的儿子，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个十年九旱吃水贵如油的穷苦地方。路安邦的父亲虽大字不识一个，但很敬重有文化的人，发了狠哪怕砸锅卖铁讨吃要饭也要把长子路安邦供养成人。为了供养路安邦上学，全家人吞糠咽菜吃尽了苦头。刚强的父亲为了路安邦上学经常低声下气地向亲戚邻居借钱借粮，遭了不少白眼讥讽，受了不少屈辱。大弟大妹十三四岁就入了农业社，用稚嫩的肩膀过早地帮扶父亲扛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路安邦在本村上完小学后就考入了距家十五公里的镇里的中学，并且住了校。他一月回家背一次粮，面对面黄肌瘦的父母和身单力薄又过早参加劳动的大弟大妹，心中像插了刀一样难过。他经常是满含热泪歉疚地背走家中缸底供全家人度饥荒的一点口粮，交到学校灶上。他把亲人们对他的期望化做了强大的学习动力，争分夺秒、废寝忘食地学习，换来的是全年第一的好成绩和一张张盖有学校印章的三好学生证书。在那个年月里，学习好与学习差的同学的命运是相同的。高中毕

业后，他和所有的农家子弟一样，戴了一朵大红花回乡握起了镢头把。他苦闷过、诅咒过、消沉过，经过几个月的调整思索后，又重新振作了精神。只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才能创造机遇，改变自己的命运。他把在学校里学习的劲头使在了劳动中，双手起满了血泡，流着鲜血抹一把黄土照旧拼命干。他的这种吃苦精神和不要命的狠劲很快赢得了庄稼人的赞誉，加上他能说会写，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又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很快，他就入了党，成为大队革委会主任，在全公社也有了一些名气。

随着地位的改变，他奋斗的目标也更加具体明确了，他要争取上大学。要想上大学，必须公社领导层有人为他说话才行，可他在公社无亲无友，仅凭自己的努力，想被推荐上大学，可以说难如登天。正当他一筹莫展之时，有人给他提说了亲事。姑娘叫雪梅，他做梦也没想到雪梅竟然是公社王副书记的亲侄女。媒人安排他在集市上与雪梅见了面。雪梅身材修长，双眼皮大眼睛，爱说爱笑，活泼大方，也是个高中毕业生，各方面都很合他的心意。在集市上见过几次后，这门亲事就定下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他和雪梅都参加了考试，结果他考上了，雪梅却落榜了。雪梅怕他变心，提出要结婚，他指天发誓：哪怕当了国家主席，他也不会变心；如变了心，就让天打雷劈不得好死。在离别的前一天晚上，雪梅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也为了拴住路安邦的心，在远离村庄的一片玉米地里，她把处女之身交付给了路安邦。在一阵慌乱莽撞、天崩地裂之后，雪梅披散着头发，紧紧地搂住路安邦，流着眼泪说：“你千万别把我丢在半路上啊！”

路安邦是穿着臃肿的棉袄棉裤、戴着一顶破旧的黄帽子进入古都大学的。尽管穿戴寒酸，但经过几年农村生活的磨炼，他已成熟自信多了。班主任老师与他交谈了半小时后，就指定他做了班长。张兴宇在农村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也被老师指定做了学生党支部书记。路安邦和张兴宇就成了班上的两位头面人物，也为以后几十年的恩恩怨怨埋下了种子。

虽然是大学，但排座位仍用了中学时的办法。男女生分别按个子高低排成两行，然后一男一女搭伴儿成为同桌。和路安邦坐同桌的是位身材苗条、气质高雅的女生，名叫白雪。白雪是教授的女儿，入学分数在全班最高，知识面广博，自然就有些傲气，根本没把土里土气的同桌班长放在眼里，两人也很少说话。班里的男生一个个都挖空了心思寻找借口围着几位漂亮女生献殷勤。路安邦心中有了长相不错又为自己献过身的雪梅姑娘，自然不会多看其他女生一眼，一门心思都用在了学业上。第一学期下来，路安邦的平均成绩名列全班第一，有几门还得了满分。他的成绩震惊了全班，也震惊了高傲的教授的女儿白雪。白雪自进校后晚上十二点以前从没睡过觉，学习也非常用功，可成绩还是被土包子班长远远地甩在了后边。没看出来，路安邦还是个人才啊，日后前程定是不可估量。她在路安





邦面前虚心了，开始主动搭话，请教一些疑难问题。偶然有一天，她突然发现路安邦肩宽背直，浓眉大眼，还是一位美男子，只是穿戴破烂遮掩了他的俊逸和男子汉气概，所以未引起过班里女生的注意。不，应该说是自己有眼无珠，守着金山讨饭吃。她经常在饭厅里观望外系的男生，想寻觅一个白马王子，却把同桌给漏掉了。说不定路安邦早让班上哪位女生相中，正暗送秋波呢。不能再等待观望了，要当机立断，先下手为强。

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她把路安邦约到校园的一片树林子里，向他倾吐了爱慕之情。路安邦一下陷入了两难之中。道德、良心、前途、命运一齐跳出来与他展开殊死搏斗。他的眼红了、嘴烂了、牙肿了、人憔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煎熬后，他狠了狠心，给为他骄傲、为他献身的雪梅写了一封退婚信。婚是退了，可他在家乡父老的心目中，也变成了一个坏了良心的陈世美。为此，他多年没敢再踏上生养他的那块黄土地。

临近毕业那半年，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白雪在一次全省高校大学生联谊会上认识了工业厅厅长的公子高万里。高万里头发向后梳理得油光黑亮，举止高雅，谈吐不俗，一派绅士风度，在联谊会上，特别引人注目。白雪身穿白色连衣长绸裙，略施淡妆，面带微笑，妩媚动人，成了联谊会上最耀眼的明星。高万里笑容可掬地主动躬身邀请白雪跳舞，白雪应邀进入舞池。在轻歌曼舞中，高万里抚着白雪的腰身，早已是心旌摇曳神魂颠倒不能自己。白雪也是两腮桃红眉目传情如坠云雾之中。经过几次约会，听高万里说凭他爸的权势两人可以一块分配到工资高出一般单位五六倍的彩电厂时，她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求婚，像甩掉一块从山里拣来的未打磨的玉石一样，甩掉了深深爱着她的路安邦。

路安邦遭此突如其来的打击后万念俱灰、痛不欲生，在清冷的宿舍里整整躺了三天。在他无比痛苦之时，班里的另一位女生杜晓云乘虚而入。这位长相一般、土里土气、一直备受男生冷落却略有心计的矮个子女生，适时给他送去了糕点、水果和女性特有的温柔，并大胆地表达了爱慕之情。她的爱及时填补了路安邦心灵的空白，修补了他精神上的创伤，心灰意冷中的路安邦没怎么考虑就答应了她。大学毕业后路安邦留在了古大，被分配到工学院搞学生工作，杜晓云留在理学院当了教师。学校规定，双职工可以分到一间十四平米的房子。为了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他俩很快就结婚了。路安邦冷静下来后，对自己的轻率决定有些后悔，但木已成舟，无法挽回。在特定情况下结合组成的这个家庭，没有激情也没有温情，就像一杯白开水，清淡无味。婚姻上的不如意，大大减弱了路安邦对家庭的眷恋之情，强化了他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他不分节假日不分上下班的把自己完全浸泡在了学生工作中。他好动脑筋点子多，新花样层出不穷，工学院的学生工作成了全校的样板，几年中三次受到了省里的表彰。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率先得到红羽顶戴之际，学校发出了一份令他伤心透顶的红头文件。和他同